橘洲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高墙上蓬蓬勃勃的丝瓜藤少了一半，露出青灰的墙皮，空空荡荡，像卸了妆的妇人，曾经怎样的鲜丽，如今就怎样的暗淡。

秋风是摧花的辣手。

热热烈烈的玫瑰只剩凋零的背影，常春花徒留长春的绿叶，铁线莲自以为是钢筋铁骨，结果银灰色的细藤在烈日的烧灼之下停止了攀缘。高调的凌霄忽然不再爆花，长长的触须仍一个劲向上伸展，最后的两串花穗高擎，烈焰般的光芒将满墙绿色映得更加青黑。从春天烂漫到盛夏的蓝雪花，堪称不老女神、开花模范，但腰身处闪出几片枯叶，仿佛掩饰不住的黄褐斑，不合时宜地从四面八方蹦出。

牵牛花的蓝朵玩起了深沉。早晨是深蓝，中午是浅蓝，傍晚朵儿全都卷起，进入闭关状态，牛筋草不再满面油光，结了籽的叶片日渐萧疏，纺织娘、螽斯、蝈蝈一旁满腹心事地弹琴。

檐下燕子也不见了。

早晨起来，短装凉嗖嗖的，翻找去年的秋衣，一年的折叠压缩有些皱巴，但贴身的温暖让人觉得旧衣故衫也是如此之好。

秋一来，某些东西开始缺失，一些人事开始着急。

像一树一树的栾树花开。

絮秋

月满西楼



吴志立画

鹅黄的瓣，红色的芯，急不可耐地燃透半边天。燃得早，凋落也早，地面已是鲜艳一层，它比桂花性子急呢。

种菜的刘妈也急，茄子辣椒久不见果，就把树蔸扯了，着急忙慌地种萝卜、种白菜，天气晴朗着呢，芽儿刚刚生长出来，太阳一晒又焉了。刘妈白天辛勤的给萝卜苗浇水，给白菜搭遮阳棚，晚上又小心翼翼地揭开遮阳布，让苗苗喝上露水，这一遮一盖，汗珠子就顺着额头往下淌，腰也酸了，腿也麻了，萝卜、白菜仍长得羞羞答答，它们没吃饱喝足呢。

秋雨急了，滴滴答答开始补偿。雨丝飘在嫩芽上，菜苗儿扬起了稚嫩的脑袋；雨滴落在泥土里，泥土如同发酵的面团，揉揉搓搓就可以蒸出蓬松的包子、馒头，东家李伯，西家刘叔，纷纷抡起锄头开始干活，大蒜，蔸头，秋玉米，秋豌豆，轮番下种，黄不拉几的荒地没几日就葱茏起来了。

雨，有一搭没一搭的，行走其中世界就静了，只有雨点在伞页上跳着芭蕾。收起伞，任雨丝拂过脸颊，比起一夏的狂野与热恋，此时的亲吻，足够温柔和缠绵，连脚步都变得轻盈。

雨突然大起来，打得雨棚噼里啪啦，一群人在聚餐呢，索性敞开了心扉聊，青春时代的糗事，同桌之间的爱恨，隔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浓烈的白干都已化作经年陈酿，去了辛辣，添了绵长，还有醇厚与芬芳。

秋天，总是有些忧伤。

那个叫颖的姑娘，家庭发生了一点变故。她告诉我的时候，脸上是带笑的，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担心。这是一个好看又善良的姑娘，举手投足间透着温婉、诗意，像疏影中走来的一阕宋词。我想，要怎样优秀的男子才配得上这么好的姑娘？一时之间有些错愕，抓住她有些冰凉的手，惊诧着她的决定，又叮嘱她不管怎么选择，一定要开心地生活。

她一边挥手一边向小径深处迈步，像一只小鹿。

我自己呢，疱疹还没好彻底，面瘫又找上门来，这免疫低下的中年之秋呀，不知还有多少麻烦来犯。

雨小了，踩着华灯的影子归家，随手拾起一本书，忘了上回阅读的页码，有什么要紧呢，就从翻开的地方开始阅读吧，几十页也好，几页也罢，哪怕周公随时到访，那就顺从他意好了。

夜深了，有孩子发来信息，说手写了一封信祝我节日快乐，没等到我人，信放门卫室了。眼前浮现一个小女孩，面容姣好，眼睛忽闪有神，常常一个人沉思，偶尔问一两个天真又好笑的问题，我忍着笑，一本正经地跟她解答，她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好像听懂了，又好像还是不明白。

九月，收到这芬芳的祝福，忽然念起桂花香。

“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打开窗子，密密匝匝的树影里，真的飘来了桂花香，游丝一般，淡淡一缕，倏忽又飘远。

梦里，都是清雅的桂花香。

新大众文艺，如何“新”？

邱榕

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政策释放的信号很明确：新大众文艺不是专业文艺的降格，也不是大众文化的简单扩容，而是在互联网条件下重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但问题随之而来：当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上传作品，新大众文艺的“新”究竟在何处？是传播介质的更新，还是创作主体的位移？是题材的日常化，还是文艺生产关系的重构？长沙Melete合唱团的《湘 xiāng xiǎng xiàng》音乐会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

新大众文艺的“新”，首先是创作主体之新：不仅要让大众成为文艺实践的主体，也要保证艺术质量。长沙Melete合唱团用“专业院团搭台、大众主体唱戏”的模式，将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汇聚到合唱团中，并由指挥吴博、贺兰清，钢琴艺术指导邓凯龄以及职业歌唱家、演奏家等提供专业支持，帮助团员将对音乐的真情实感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艺术呈现。在演唱《菩萨蛮＋凤凰于飞》时，Melete合唱团以纯净温润的声音和收放自如的强弱处理，把对著名音乐家刘欢的缅怀之情倾注于起起伏伏的旋律中，据现场观察和社交媒体反馈，不少观众在《我和Ta的歌单》响起时自发跟唱。Melete合唱团不仅让大众登上舞台、成为表演者，也突破了观演之间的界限，使观众成为艺术现场的共同参与者。《我和Ta的歌单》汇集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的华语经典情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观众也自发加入演唱，用歌声诉说着共同的时代记忆。在《Monica》的表演中，指挥吴博带领观众一起热情舞蹈，将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尽情释放。当大众真正成为文艺实践的主体，音乐会便不再是单向的展示与接受，而成为一种共同参与、共同表达的艺术现场。

新大众文艺的“新”，其次是题材内容之新：要以现实生活为根基，并在艺术表达中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性。《湘 xiāng xiǎng xiàng》音乐会在选曲中包含了《若月亮还没来》这样表达年轻人心声的网络热门歌曲。Melete合唱团的团员们大多白天工作，晚上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在合唱中疗愈自己。他们笑着唱“若是月亮还没来”，因为他们都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月亮——Melete合唱团。除了这些引发年轻人共鸣的热门金曲，Melete合唱团还演唱了几首具有湖湘特色的歌曲。由贺东久作词、湖南本土作曲家肖雅瑜作曲的《湘妹子》，以融入湖南方言的歌词和鲜明的湖湘曲调，鲜活地展现了灵动热辣的湘妹子风采。Melete合唱团的女声声部清亮通透，男女声部的对唱，仿佛阿哥阿妹在沱江边对歌。该团指挥贺兰清为合唱团量身打造了两首具有湖湘特色的原创歌曲。从年轻人的日常情感到湖湘地域文化，Melete合唱团的选曲始终扎根于鲜活的现实生活，回应着当下年轻人的情感经验，也让那些熟悉的乡音与乡愁在合唱中有了新的表达，使地方文化以亲切、生动的方式走进当下。

新大众文艺的“新”，更重要的是价值功能之新：它不只是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也让人们在参与和欣赏中感受艺术之美、体会时代精神，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滋养。在《湘妹子组曲》中，合唱团邀请了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雨晴和大筒演奏家何楗前来助阵，一曲韵味十足的《洗菜心》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或许是受到前一曲花鼓戏艺术家精彩演绎的感染，Melete合唱团随后演唱的《思情鬼歌》唱腔俏皮鲜活，生动展现了青年男女嬉戏传情的场景。接下来的《湘女多情》将观众的思绪带回当下。从传统花鼓戏《洗菜心》、醴陵民歌《思情鬼歌》，到当代流行歌曲《湘女多情》，湘女重情重义的精神气质在不同时代的歌声中延续下来。这份情义不止于男女之情，也蕴含着湖湘儿女共同的家国情怀。

因此，新大众文艺之“新”，归根到底不是简单的题材翻新、技术叠加或形式噱头，而是文艺生产关系的重构：让人民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让生活真正成为创作的源头，让艺术真正回到人与人的连接之中。惟其如此，新大众文艺才能既有烟火气，又有艺术的穿透力。

你好 新大众文艺

种子在生长

龙文辉

早些年，我也曾随铁牛伢子一同去过耒阳、安仁和永兴等地游荡，很放松，很开心，我喜欢无拘无束出游。这回去合肥可不一样，大型活动，主办方安排很讲究，高级酒店，歌舞升平，场面热闹喜庆，让我感受到了大公司的气派与活力。活动主要围绕水稻种子的议题展开。尽管不是很在行，但我还是认真听完了专家对杂交水稻的整场介绍。我似乎懂得了一颗种子的前世今生，对于一颗种子的完整生命链条，总算有了粗浅的认知。

其实，我对水稻并不陌生，见过春耕、插秧、收割，知晓一颗种子从播种到谷粒金黄的全过程。我抚摸过波浪起伏的稻穗，就像父亲抚摸过我的头。我喜欢稻子成熟时的模样。

专家的解说很专业，也很生动，似乎还带点文学情味，以至于我私下怀疑，他大学选错了专业，而本该好好攻读文科。开篇，他用相对文学的语言，解构了一粒种子的生命过程：一颗沉睡的种子，微小、缄默，带着大地朴素的尘埃，心中却深藏着滚烫的梦想。他说每一颗种子都不甘寂寞，在落入泥土那一刻，就像扑向大地的怀抱，生根、呼吸，破土而出，它不想成为一株平庸的禾苗，而要长成一颗太阳、一弯月亮，抑或漫天璀璨的繁星，让金色光芒点亮人间，照拂天下芸芸众生。这是我听过的最能打动人心的专业解说，触动了我那根思索人生的敏感神经。

回头看向一旁挺直腰身、侧耳聆听的铁牛伢子，联想到他坎坷的身世，忽然心生感叹：人生不易。他出生在相对逼仄的山村，前面是山，后面也是山，在一个犄角旮旯，有栋紧靠山脚的两层砖瓦房，就是铁牛的家。父母给他取名甲元（小名铁牛），或因对其寄予某种厚望，期盼孩子将来学业有成吧。还真应了这念想，高考时，铁牛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成了学校的红榜“状元”，这让双亲大人高兴了好一阵子。

多年前，他从学校出来，扑腾几番后，在老家集镇上开了一个农资店铺，算是与所学专业多少沾得上边。常自调侃：我一个卖农药的，谁怕谁！每天一早走进店铺，春风笑面地迎来送往，得空便打开电脑敲些云里雾里的文字，想来，大约是为要安放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吧。我去过他那儿，临街一爿不算大的门面，店内堆满了各种农药、种子、化肥，侧着身从过道挤过去，中间靠前的位置摆着一张办公桌，凌乱拥挤的桌面上，勉强给电脑留了一方小天地，总算保有一点与世界接轨的玩意。天热，他把一台鸿运牌电扇转过来对向我，吹着闷热的风，我坐了不多一会就想撤退。心想这家伙真有些韧劲，能吃苦耐劳，保不齐哪天就会出头。

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平时话语不多，显得有些腼腆。这样一个看上去一脸憨相的乡下伢子，怀揣着走出大山的激情与梦想，同样，大约也是因了文字的缘故，面对满世界的洪波浪涌，嚣尘浊浪，似乎并未显得磕磕绊绊，杂乱无章。经年的历练，这哥们貌似还有两把刷子。

这些年，他在省城长沙闯荡，聚集一众哥们开了家种子销售公司，当了个小老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广阔天地播撒种子的营生。生意还算不错，看似风生水起，牛气冲天，自个大言不惭地四处吆喝：要让天下人吃饱饭。好小子，俨然要跟袁老爷子平分秋色。

一晃，铁牛如今也过了不惑之年。闲暇时，他照例写散文，搞小说，也玩诗歌，文字清新别致，偶尔，铁牛的大名也会在报刊上露露脸。印象中，他是那种走路不带风、文字带风的人。

可以说，他不是很会投胎，生在那样的偏僻之地，“种子”的养分自然是先天不足。我不知道，曾经，每天面对着门前那座大山，铁牛内心有何感想。但后来，城乡之间，你常能看到一个矮矮胖胖的憨憨汉子，西装革履，夹着一只公文包，腆着个西瓜肚，迈着大方步，在烟雨迷蒙中东奔西颠。

他就像一颗营养不良的种子，砸在泥土里，使劲向时间深处探寻，长年蛰伏在纷繁尘世，春秋寒暑、风雨雷电，磕磕绊绊的人生，只能独自面对所有的未知。

在起落无常的人间，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身不由己，如同被风吹落的种子，跌落在尘埃里。顺着一颗种子的生命轨迹，直面所有的苦难与悲伤，最终活成一颗种子该有的模样。

万家灯火

太傅祠寻秋

余艳萍

那个秋天
一口泉眼被挖开
墨香和着井水
越磨越黑，越磨越亮
一只鸦鸟在梁间
收集碎落的月光
黑亮的羽翼
滑落于两千年后的石床

照壁的影子投于中堂
柑果落于门庭
梧桐的枝干指向夜空
千年的碑廊倒了又立
泉眼的一端
你还在磨墨

一场秋天的大火
不期而至
柑橘来不及被霜赤
草堂的灰烬飘落古井
冷却的碑文又往深处坐了坐
你在秋风里磨墨

当修竹的影子重新落于照壁
佩秋亭的屋顶开出了小花
石床洗去满身青苔
柑橘树体内有江水在奔涌
你在橘香里磨墨

今夜，寻秋
铁门紧锁，草堂微凉
古井深处
你在磨墨，在磨
一轮圆月



周数邑供图

悲悯（外一首）

唐汇举

秋天的黄昏与一本书合上
顺着风，有点暧昧
一条地暗河的声音
抵达耳朵的琴弦
幽暗 陡峭 夜中的星辰
拿出身体内的伤感
去看你
回望的眼神擦出的 光亮
命运与生命
在挥霍中留下的玫瑰
不可预知的悲悯

落日

草原被羊群啃食过的炊烟
缓慢，空阔
苍老的高原
青黄不接的云，像人的一生
不可预约
在时间的唇齿之间
咬碎生死
来年还会发生的格桑花
与羊群为伍
与落日相伴

萧相诗会

慢郎中

江月卫

冯医师动作慢是出了名的。镇上人做事磨蹭，总被说“你像冯医师”。被说的人反倒乐呵呵。真像冯医师也是殊荣，虽然性子慢，可开的方子准。

冯医师凡事都要在脑子里过滤几遍，自然就慢了。比如，问他吃早餐没，他上午十点刚吃过，这算中餐还是早餐？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自然就慢了。

这认真思量的性格适合当医生。老毓六十多岁得脑梗，瘫在床上五六年，北京上海大医院都没办法，家人决定“死马当作活马医”。冯医师开了几服中药，一个月后下床。如今八十多岁，还能追着鸡满院子跑。

冯医师名声大，却窝在偏远乡镇卫生院。县里、市里甚至外省人慕名而来。诊室外长凳从早到晚总有候诊的人。那年秋天，我带着六十出头的婶婶去找冯医师。婶婶是个话痨。进医院嘴就没停：“哎哟，这么多人……那年你闹尾炎住院，还只有前面那栋小楼……”冯医师把脉枕推过来，三根手指搭在她手腕，闭了眼。她照旧说个不停：“冯医师，我听说你医术好，引老婆婆路都走不得，吃了你的药现在还能种菜咧……”冯医师眉头蹙起来，挪了挪手指，继续闭眼。婶婶像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

冯医师睁眼打断她：“不劳动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婶婶愣了愣：“不动没什么感觉……坐久了胸口有点闷……寨子里引老婆婆一开始也是胸闷……”

冯医师拿起笔，笔尖悬在处方笺上空，停了几秒，又放下。问：“还有哪里不舒服不？”

“没有没有。”婶婶摆手，下一秒又想起，“对了，引老婆婆说她的药里有味什么……”

冯医师转头对我说：“要你婶婶到外面等一下。”

婶婶戛然而止，像收音机被拔了电源。诊室陡然寂静。她愣在那，汗珠大颗大颗顺着脸颊淌。双手撑着桌沿，慢慢站起来。我打开门：“婶婶，你先在这门口凳子上坐一会儿。”她一步一步挪出去，每一步都比进门沉重，背影仿佛矮了一截。坐到门外长椅上，腰板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眼睛木木盯着前方，像等待判决的人。

门关上，诊室安静。冯医师看我一眼：“你婶婶平时也这么多话？”

我点头。

“废话太多，影响我摸脉。”

我的心跳也快起来。

“你婶没大问题。”冯医师翻开心电图单，指着波形，“心电图还好，有点早搏，不严重。可能胖了，也可能累的。回去注意休息，别操心太多。”他声音低了几分，“话多的人操心重。让她少操心，比吃药管用。”

我长长舒一口气，胸口石头落了地。“我一定让她少操心。”我笑着说，“她天天念叨，我们也烦得很。”

见我出来，婶婶双手扶凳慢慢站起，紧张盯着我：“还有治不？”

我把冯医师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婶婶愣住，随即絮叨：“我话多？我哪句不是实话？哪句不是跟我病情有关……”说着忽然打住，“你是不是骗我？冯医师真这么说？”

我把诊断书递过去：“你自己看。”

婶婶接过翻来覆去看，又抬头问：“早搏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医生。”

“那你也不问清楚——”婶婶嘟囔着，把诊断书叠好揣进口袋，絮絮叨叨下了楼。

那次，县剧团老编剧石老师来找冯医生。石老师一辈子爱酒，说不喝酒就没灵感，写出的曲子干巴巴。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歌，都是酒后出口成章，还得有人当场记，不然酒醒旋律也散了。

冯医师伸出三根手指搭在石老师手腕上，闭眼。

石老师为化解沉默，讲了个笑话：有个医生看完检查报告，严肃说幸亏你来得早，再晚就麻烦了。病人吓得脸白，问是不是很严重。医生慢悠悠看挂钟说，再晚一点，我就下班了。说完自个儿哈哈大笑。

冯医师认真看病没接茬，连眼皮也没抬。随即眉头慢慢蹙起，把手指换了换位置，闭眼再听，五六分钟后，缓缓叹气。“你这病”，他摇头，“把那只手伸来再试试。”

石老师心提到嗓子眼，大气不敢出。冯医师切另一只手的脉，又是三四分钟，站起来：“没什么治的了。”说完，拿搪瓷杯，不慌不忙走到隔壁。

石老师脸霎时白了，汗珠大颗大颗往下滚。老伴站一旁，愣一瞬，忽然“哇”地哭起来。

冯医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回来，慢悠悠坐下，吹了吹热气喝一口，抬眼看石老师：“你一下子还不会死的。”

石老师心跳这才缓下来，老伴哭声也戛然而止。

石老师苦笑，拿袖子擦汗，讨好着：“冯医师，你可真是要把人吓死。”冯医师一本正经翻处方笺，边写边说：“你的问题确实严重。别看眼下没出大事，底子已经空了。这服药先吃七剂，忌口，尤其——”他又抬眼看了石老师一眼，“千万不能再喝酒了。”

石老师出门时步子有些晃。可要石老师改掉不喝酒，比登天还难。果然，不到三个月，石老师中了风，半边身子不能动。又过三年，人便走了。镇上人都说，冯医师那张嘴是开过光的，说什么都准。

那天，我从医院路过，看到冯医师在诊室玩手机，便进去聊几句。他习惯性摸我脉搏，压低声音：“接下来两周，你绝对不能碰任何油腻、辛辣、生冷的东西。”我刚要问是不是有什么重病迹象，他补充：“接下来两周我很忙，你吃坏肚子来找我，我没空。”

我批评道：“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病人经不起你这么惊吓。”

冯医师义正辞严地反驳：“当医师的不说得严重点，病人记不住！”

尽管如此，每天来找冯医师看病的人依旧很多。

小小说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提供公示平台，所发布的所有公示内容均由提供者或提供单位负责解释并承担法律责任，与本报社无关。
公告类：60元/行 资讯类：50元/行 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 正文13字/行 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
QQ办理 微信办理
电 话:0731-82205305
Q Q:800083498
微 信:长沙同城通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琳敏日化用品店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2010年6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04600174072、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伏龙路103号、登记状态：吊销，未注销），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长沙开福何纯秋诊所（备案编码MA4MGRDY643010517D2192），拟变更地址至开福区兴隆路52号江景阳光大厦122，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省坤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章不慎遗失，备案号43010301854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坤元创富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4301020376975）1枚，声明作废。

● 刘娟娟遗失430521198206091 42662号残疾证，声明作废。
● 刘浩遗失43292919640711001 942号残疾证，声明作废。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 湖南松联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单位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和以店包片收据各1张，其中保证金收据号码：10022524，金额：伍仟元整；以店包片收据号码：10022608，金额：壹万伍仟元整，声明作废。